

故國河山話外蒙

(四)

雷 法 章

——民國三十四年庫倫視察記

一幕法律的滑稽劇

外蒙古的公民投票，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劇，不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，我們知道，甚至於世界各國又那有不知道的呢？我們的論斷，決不是主觀的偏見，是有具體的事實與理由為根據的。第一，投票是公開的記名簽字方式，投票者要當着辦理公民投票的事務人員的面簽字，誰敢簽名在反對欄之中？即令鼓起勇氣這樣做了，難道不怕事後遭受嚴重的清算？在這種只有一條路可走的情況之下，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，這是「控制」了人民的真正願望。假如改用了秘密的無記名方式，其結果一定要改觀。第二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，即以投票的四十八萬多人估計，就有將近廿九萬人是不能識字的，已是投票人數中的多數。他們之中縱有堅定的意志要在反對欄中捺指印，但是不認識那裏是反對欄，只有聽從事務人員的指示，在指定的一欄中捺指印。這些事務人員絕對不會尊重他們的意見，也絕對不會指示他們捺印在反對欄之中，結果他們是被欺騙着捺了一個違心的手印而不能自覺。這是「

強姦」了人民的真正願望。假如改用別種易於辨識的方式，如贊成者用紅票，反對者用藍票，隨人民的志願去領用，則結果的差別一定很大。第三，人民如果反對獨立，不敢公然表示，他却可以採取消極抵抗辦法，拒絕前往投票。如果實際投票的人數不及應投票人數的半數，這個投票結果當然無效。但是投票人的姓名，早已書寫在投票簿上，並且編定了號數，全部投票人數早已有統計。來投票的人只給你一條「贊同」的路走，如果不來投票的則由事務人員代你在贊同欄中簽上一個名字，輕而易舉，毫無稽考，等於來一個缺席裁判，又有何不可？觀乎投票人數的比例之高，這樣情形的可能性，是不容漠視的。這是「偽造」了人民的真正願望。假如不採用這種空白的公開記名簽字方式，則投票人數比例很可能減少，所謂「偉大的行動」也者，可能就不夠有「光榮的成就」了。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聰明，實在也是非常害怕，有些做賊心虛，惟恐投票結果發生意外的情勢，妨礙了他們做蘇俄附庸的機會，所以採用了公開的記名簽字方式。這方式既有「控制」的作用以為基礎，又有「強姦」的機會可

補損失，更有「偽造」的便利作為保障，最後才能完成自我陶醉的得意之作。揆其用心，也就實在可憐而可笑了。

共產黨徒是長於作偽，作偽就是自欺，自欺者往往還要欺人，外蒙古的公民投票，便是外蒙共黨自欺欺人的無恥行為，但是我們能够默認這個自欺欺人行為的存在麼？不！當然不！我們對於這一幕掩耳盜鈴的過程是有一種看法的。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，我國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代表，曾經批評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，就外蒙古發展情形所提出的備忘錄說：「我認為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過份簡化的歷史。當適當時機來臨後，我國政府有從事進一步觀察的權利。」這個立場是明智而允當的，這就是我們對外蒙古公民投票所持有的嚴正態度。

俄國侵略外蒙紀要

俄帝處心積慮侵略外蒙，在二百餘年前，已開其端。我們檢查歷史的記載，可以得到俄帝侵略暴行的一些重要事實。茲分述於次：

一、康熙二十八年（一六八九年），中俄訂

立尼布楚條約，這是我國與帝俄最早訂立的一個條約。條約的內容雖與外蒙古並無關係，却為俄帝侵略我國領土的開始。大興安嶺以北及貝加爾湖附近的土地，全被俄帝侵佔，外蒙古也就臨近於被侵略的勢力圈邊緣。

二、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年）中俄訂立恰克圖條約，除劃定俄蒙邊界及貿易問題外，並商定了有關傳教與互交罪犯等條款。這個條約訂定之後，恰克圖便成了俄人在外蒙古的貿易中心。

三、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年）中俄訂立北京條約，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，全入俄帝掌握。同時開庫倫及張家口等地為商埠，俄帝勢力深入內蒙古。

四、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年）中俄商約規定滿蒙陸路邊境貿易，一律免稅，俄帝的經濟侵略，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。

五、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年）中俄塔城條約，將阿爾泰諾爾烏梁海劃入俄境，俄人並進一步大量滲入唐努烏梁海。同時准許俄帝在庫倫設置領事，奠定了俄帝進行積極侵略的基礎。

六、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年）中俄改訂陸路通商條約，許俄人至內外蒙古貿易，概不納稅。

七、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年）日俄密約劃外蒙為俄帝勢力範圍。

八、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三月，俄帝提最後通牒，要求清廷停止在外蒙古的新政，並允許俄人自由移居於內外蒙古與天山南北路，及在科布多與哈密等地添設領館。四月俄帝復派兵侵佔庫倫。

九、宣統三年十一月，在俄京的外蒙活佛，由俄帝派兵送回庫倫，宣布獨立，成立「大蒙古帝國」。

十、民國元年，俄蒙訂立協約，要挾我國承認，並助蒙兵南侵內蒙，同時指呼倫貝爾及唐努烏梁海宣布獨立。俄蒙協約內容，規定了俄帝對蒙貿易的專賣獨佔權，俄人有置產開墾的特權，並使俄帝的政治軍事勢力加強滲入外蒙古，同時限制外蒙古不得由我國再行施政、駐軍與墾植。這個協約在實現所謂「蒙古與中國舊的關係從此已告一段落」的目的。這是俄帝積極控制外蒙的開始。

十一、民國元年七月，日俄訂立密約，劃南滿東蒙為日本勢力範圍，北滿外蒙為俄帝勢力範圍。

十二、民國四年六月，訂立中俄蒙條約，我國承認外蒙自治，但仍保有宗主體。自民國元年俄蒙訂立協約之後，我國提出抗議，全國輿論尤為激昂，我與俄帝幾度交涉，爭持甚烈，迄是年十一月間始達成協議。雙方發表聲明之要點為：

(一) 俄國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，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。(二) 中國承認外蒙之自治權。外蒙自治區域，以前清庫倫辦事大臣，烏里雅蘇臺將軍，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界為限。(三) 中國在外蒙不派官吏，不駐軍隊，且不辦殖民之事；俄國亦允不干涉外蒙古政治，不駐軍隊，不辦殖民。但這僅是我與俄帝雙方的協議，外蒙並未參加，爰由三方集議於恰克圖，於民國四年六月訂立正式條約，我國承認外蒙

古自治，外蒙承認我國的宗主權。這個中俄蒙條約代替了俄蒙協約，我國所得的，只是俄帝承認外蒙古為我國領土的空文，而所失的，却是將在外蒙古的特權完全斷送了。

十三、民國六年俄國發生革命，內部紊亂，自顧不暇，俄帝皇室隨即顛覆，對外蒙侵略放鬆，外蒙活佛以請願方式，懇請我國准其取消自治仍受管轄，並廢除中俄蒙條約。我國於民國八年准其取消自治，並採取有效步驟，先後派陳毅及徐樹錚率兵至庫倫鎮撫。

十四、民國十年，俄帝白黨將領謝米諾夫將恩琴，勾結蒙匪進攻庫倫，當時我國駐軍力量薄弱，遂被侵佔。恩琴等擁戴外蒙活佛為傀儡，恢復蒙古帝國。不久蘇俄紅軍進襲庫倫，恩琴敗亡，外蒙再次宣布獨立，成立共黨政權。同時唐努烏梁海也被蘇俄驅使與外蒙脫離關係，自行宣布獨立。

十五、民國十一年十一月，蘇俄政府與外蒙政府簽訂了一項條約。其要點為：(一) 雙方互相承認為俄羅斯與外蒙兩國的合法政府。(二) 雙方同意防止各自領土不得被利用為對抗對方之基地。(三) 雙方互允其他一方在境內設置領事館。(四) 雙方合組委員會從事勘劃疆界等。

十六、民國十三年七月，所謂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在蘇俄導演之下，宣布成立。同年十一月間通過偽「憲法」，其第一條明定外蒙古為「獨立的人民共和國」。蘇俄外長齊其林並發表聲明稱：「蘇聯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之一

部分，但蘇聯亦承認蒙古的自治已達於此種制度，不僅在內政方面已可認為離中國而獨立，即在外交方面也應可獨立執行其政策」。這篇聲明的主旨是在支持外蒙的獨立，不容許我國對外蒙有任何干涉行為，真是荒謬絕倫。事實上從這時起外蒙已被關入鐵幕之中，與我國完全斷絕了關係。

十七、民國二十五年，蘇俄與外蒙訂立互助條約。其要點為（一）任何一國有受第三國侵略之威脅時，應互相商洽，並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，以保障兩國領土之安全。（二）兩國受侵略時應彼此盡力互助，包括軍事的援助。（三）為此目的而派遣於他國之軍隊，於緊急情態過去後，即行撤退等。此項條約很顯然的軍事同盟，實質上更是蘇俄有權對於外蒙實施軍事管制的一項協定。我政府認為有損我國主權，並且違反民國十三年與我國所定的「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」，於是提出嚴重抗議。而蘇俄的答覆則稱「此項條約並未損及中國主權，亦未寓有蘇聯對於領土的要求；同時對於蘇聯與中國或蒙古人民共和國現行正式的或實際的關係，均無改變。」實則蘇俄險謀侵略外蒙的野心，由於此約的訂立而益形顯著，豈是一段強詞奪理的聲明所能掩飾的麼？

十八、民國三十三年，蘇俄直接侵併唐努烏梁海，改為「唐努拓拔共和國」，復又降為蘇俄的自治區。

十九、民國三十四年，蘇俄利用雅爾達會議，提出「外蒙古（蒙古人民共和國）的地位應予維持的要求」，美英兩國竟不徵得我國的認可，

同意了這個要求。蘇俄計劃廢除我國所保有的外蒙宗主權，使外蒙古在法理上成為國際間所公認的獨立國家的企圖，乃告實現。

二十、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中蘇條約訂定，我國在換文中聲明，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，我國當承認其獨立。蘇俄在換文中聲明，蘇聯政府將尊重外蒙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。是年十月間，外蒙古在蘇俄導演之下舉行公民投票，決定獨立。

我代表團都被監視

從上述種種事實分析，俄帝之侵略外蒙，有其一貫不變的野心，往往利用我國內部發生糾紛，取國際局勢的波動，乘機得寸進尺，實施其吞併陰謀。在前滿兩百年間，以經濟方式為主，以政治步驟為輔，逐漸滲入外蒙貿易，並移民墾殖，以擴充勢力範圍。清末以至民國三十年間，改經濟侵略為政治軍事的侵略，策動外蒙叛亂，操縱偽政權，隔絕我國與外蒙古的政治關係。民國三十年以後，更為變本加厲，既吞併唐努烏梁海於前，又對外蒙古實施軍事控制於後，同時要求國際間承認外蒙古的「獨立」狀況，企圖取消我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。今日的外蒙古，雖自號為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，實際上却是蘇俄的附庸，一切政令設施都以莫斯科的號令為依據，沒有自由，不能自主。外蒙古雖有「政府」，只是一個傀儡，而實際統治外蒙古者，則是蘇俄在外蒙所設的「公使館」，所謂「公使」也者，就是外蒙政府的太上皇。卅四年時蘇俄駐蒙公使為俄萬諾

夫，此人據說為蘇俄的「遠東通」之一，他是外蒙百萬人民的真正主宰者。蘇俄特別重視外蒙的經濟與軍事，所以在公使之下設商務代表一人，空軍中將武官一人，及陸軍少將武官二人。蘇俄的商務代表就是外蒙的財政經濟的管制者，陸軍武官當然就是外蒙軍事的領導人。外蒙的軍事力量如何？他們是祕而不宣的，所以我代表團曾被邀請參觀過文化經濟等等建設情況，惟獨不能參觀軍事機構。但是據各方面的情報資料，外蒙古有陸軍十萬人，空軍力量比較脆弱，海軍根本沒有。這些陸空軍是由蘇俄顧問和軍官所統治着，外蒙籍的軍官只是中下級的幹部而已。不但軍事體制是如此，其他各級政治經濟文化機構中，莫不有蘇俄的工作人員在內，這般蘇俄籍的工作人員，操縱着各部門的業務的實際權力。例如龍桑姆區的公民投票中就有兩個俄籍幹事在內工作，外蒙人民的公民投票事務，却用蘇俄人來經辦，其用心何在，不言而喻，這難道不是蘇俄控制外蒙基層政治的明證麼？又如我代表團在庫倫時，是被招待在離庫倫十五公里之外的諾河圖招待所中。這個招待所是外蒙古唯一的外交賓館，其中的主持人是所長，所長雖為外蒙人，而副所長則為蘇俄人，且是一個上校階級的軍官。我們不難想見這個蘇俄上校，才是招待所中的真正領導人，蒙籍所長不過是一個傀儡。除蘇俄外，外蒙本無其他國際關係，並無有其他國家的代表團訪問外蒙，但是蘇俄並不因此而放鬆對外蒙古外交上的約束。連一個外賓招待所都要派人管制，實行監督指導，外蒙政府還有絲毫行動自由可言

麼？

外蒙古既被蘇俄嚴密的控制着，於是也學會了一切的邪魔鬼道，尤其是卑鄙污濁的特務工作，慘無人道的恐怖政策，已被普遍的應用着。外蒙政府用這些方式統治人民，蘇俄又用這些方式管制外蒙政府，「外蒙人民共和國」原來就是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社會。我代表團在庫倫時，每人分住一個房間，由一侍從武官和一位女招待員隨時侍候着。到外面活動經常由武官侍從，他永遠跟着你，寸步不離，甚至於你上廁所，他也一定站在門外等候。他是在盡保護和侍應的責任，其實何嘗沒有監視的作用？回到招待所以後的內務，則由女招待員照應，她的作法簡直和武官沒有兩樣，她小心翼翼的侍候着你，可是永遠不會讓你片刻單獨的清靜。你的任何行動，無疑的是隨時隨地在她的偵察網之內。並且這一男一女的侍從人員是輪流值夜的，儘管你已就寢，他兩之中必定有一人要守候到次日清晨六點鐘交班。這樣殷勤的招待，實在使我們感到惶恐，因為我們很明白，他們把我們當成了表演特務工作的對象，一時一刻也不肯放鬆。據招待所長告訴我們，這些侍應人員都不懂「中國話」，不能與我們直接交談，凡事必須經過翻譯。其實並不然，據我們的觀察，他們之中很有些能講國語。然而他們偏要偽裝，藉此可以探聽我們的祕密，其居心之險惡，令人不寒而慄！由於這些事實，我們可以認定，外蒙古已經蘇俄化，其一切措施充滿着蘇俄的情調。外蒙人民被這種情調壓迫着，透不了聲息，喘不過氣來！

蒙胞內心祖國之戀

但是儘管蘇俄用盡種種方法，統治了外蒙古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軍事，並且管制住了人民的生活環境，究竟不能沒沒外蒙古的歷史紀錄，更無法消除人民內心深處的思想。外蒙人民依舊有着熱烈的祖國之愛，他們懷念着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。我願意提供幾點耐人尋味的的事實，以證實這個觀感。庫倫市內有「蒙古博物館」一所，是外蒙古唯一的歷史文化陳列館。其中陳列着喇嘛活佛的坐床、服裝、用具、寢室、車轎和各種佛像很多，以及成吉思汗的巨大塑像，所用的我國古代型的甲冑刀箭等件，又有清朝冊封庫倫活佛的詔書，庫倫辦事大臣的塑像和公文檔卷，並有袁世凱所頒允許外蒙撤銷自治的命令，頒給外蒙王公喇嘛的獎狀勳章等，多不勝數。這些都是我國和外蒙的文化陳跡，是中蒙一體共存共榮的歷史紀錄，絲毫沒有蘇俄關係的成份在內。蘇俄可以影響外蒙現狀，但是不能偽造外蒙的歷史，外蒙政府可以背叛祖國而誤入歧途，但是不能毀滅他們與祖國的歷史文化關係。外蒙人民珍視這個博物館中的歷史，可以說明他們的人心向背。他們是能够明白恩怨的，這些歷史的背景足以激動他們嚮往祖國的熱情。我們知道外蒙人民中，有一部份是滿族的遺民，他們保持着我國固有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技藝，外蒙政府並不否認這個事實。庫倫有一所「中國劇院」，所演的是我國的「平劇」，雖然是一個小規模的舊型劇院，但是外蒙人民娛樂興趣最高的場所。我們的藝術事業，能在外蒙民間流行，具有廣泛的號召力，

足以證明外蒙人民決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。至於土生土長的外蒙人民，凡是年齡在三十歲以上的人，他們曾經歷過我國的統治，與我漢族同胞和平共處，同受教化，當然不能忘記我國在歷史上所給予外蒙古的恩遇。我代表團每在公共場合出現，即被熱烈的人潮所包圍，尤其在參觀公民投票的一天，我們多次遭遇到衆多的人羣，他們環繞着我們不忍離去，雖不能同我們相交一言，但是在驚異的眼光之中，流露出真摯的親切之感。有一些年老的婦女們，甚至於熱淚交流，注視着我們的行踪，他們決不是用看「外國人」的眼光在湊熱鬧，而是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一般的內心裏在歡迎我們，我們想像得到，這些不忘祖國的人民，必定有滿腹的衷腸希望向我們傾訴，然而在外蒙偽政權的壓制之下，他們沒有這樣的自由，只能透過苦悶的表情，給我們一個難忘的印象。這種真摯的情感，惟有基於同胞愛的精神，才能發揮出來，我們深受感動。

我代表團同仁的庫倫之行，大家懷着一顆戰慄的心情。誠然，外蒙古事實上在蘇俄的控制之下，宣布了獨立，成爲了一個特殊的天地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我國始終保有外蒙古的宗主權，在國際關係上，她總是我國的一部，應當隸屬於我國的統治之下。當時我國爲着中蘇條約的束縛，允許外蒙古獨立，並且就要在我代表團的參觀考察之後，予以承認，這不過是說要經過我國正式承認的法律手續之後，讓外蒙古明目張膽的脫離我國的版圖，俯首帖耳的倒入蘇俄的懷抱。我代表團遠履庫倫，眼看着大好山河，行將變色，我們

是無法排除心中的苦悶的。但是經過了短時期的考察之後。我們發現了外蒙人民崇高純正的祖國之戀，他們既沒有毀滅自己的歷史文物，更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。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，正如外蒙古的天氣一樣，冷酷之中有溫暖，外蒙人民在強暴統制之下，依舊保有熱戀祖國的溫暖，彌足珍貴。我國的古訓：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」，所謂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，只是少數共產黨徒以強暴方式所把持的政權，並沒有爭取得人民的同心擁護，其基礎是脆弱的，終必為人民所厭棄。外蒙古人民是「人心思漢」的，他們懷念着祖國，無時或忘。由於這個偉大的祖國之戀，當適當時機來臨的時候，外蒙古人民會將這一片廣大的外蒙土地，依然投入祖國的懷抱之中。外蒙人民依戀祖國，祖國更懷念他們，歷史將會重寫，重寫下二百年前中蒙一家共存共榮的光榮時代。

國防重地戰略價值

外蒙古為我國領土之一部，二百多年來，遭受俄帝的侵略，走上了叛離的歧途，這是一頁沉痛的歷史，俄帝之侵略暴行，其演進程序，不外三個步驟，第一步，施行利誘與威脅的手段，慫恿脫離本國或宗主國。第二步，扶植傀儡政權，扮演「獨立」姿態，偽稱「人民共和國」。第三步，實行吞併，劃入蘇俄版圖。唐努烏梁海已是經過了這三個程序，趨於滅亡；外蒙古尚在第二個階段中，面臨着滅亡的邊緣。這一個嚴重的危機，我們是不能容忍的。外蒙古的叛亂事實，雖是由來已久，然偽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之得到

我國的承認，則緣於三十四年中蘇條約的規定，中蘇締結同盟條約，是由於雅爾達密約的影響，在美國政府的敦促之下，我國為了顧及世界和平大局，委曲求全，忍痛犧牲而簽訂的。關於外蒙古的公民投票，事實上更是在蘇俄的嚴密控制之下，外蒙同胞毫無自由意志表現，由規持外蒙政權的共黨份子，一手操縱把持而造成的結果。所以政府當年之允許外蒙古獨立，完全是為了遷就當時的國際環境，可以說是無可奈何的喝下了一口苦藥。我們之所以要喝下這一口苦藥，並不是甘心放棄對外蒙古應負的保護責任，而是以取得蘇俄保證尊重外蒙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為條件，藉以促進外蒙的真正自治。同時更希望由於這項條約的成立，可與蘇俄在戰後保持良好關係，永奠遠東和平的基礎。因此我們要說：外蒙古之被陷入在蘇俄侵略程序的第二步圈套中，是二次大戰期間的國際關係所迫成，史實俱在，且為期不遠，是不容否認的。

中蘇條約訂定之後，蘇俄不守信約，首先阻擾我接收東北，並劫奪我東北資源，既而支援共匪叛亂稱兵，企圖顛覆我國政府，其侵略行為之積極，較之簽約前尤為烈。對於外蒙古，蘇俄更加強其控制，無論政治經濟軍事的權力，莫不操縱在蘇俄的掌握之中。今日的外蒙古，不僅是蘇俄的一個附庸，且將不能保持其虛偽的「獨立國」地位。簽約的墨跡未乾，蘇俄已將這張盟約全部撕毀了。我國於是根據各種事實，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控蘇案，在四十一年二月第六屆聯合國大會中便通過了「爰判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

聯邦，自日本投降以來，在其對中國之關係上，未能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」的決議。這是說明了蘇俄撕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罪行，已經過國際間判明了責任，無可掩飾。所以我們可以認定中蘇條約雖曾簽訂，但是由於蘇俄根本不曾履行，久已是一張廢紙，早無存在的價值。更何況共匪規據大陸之後，奴顏婢膝以獻媚蘇俄，訂立「史毛條約」，出賣國家權益，蘇俄乃聲明中蘇條約無效，是更明目張膽的否認了對於中蘇條約所負有的約束。條約的義務，應由締約雙方相互遵守，才能生效，蘇俄根本不重視這些義務，我國何能也何須單獨維持？我們更不能容忍蘇俄因毀約而食言，而藉機達成吞併外蒙古的目的，因為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應當保護外蒙古。我國政府於四十二年二月間宣佈廢止中蘇條約，就是為了保持這個權利，盡到這個責任，自然是明智之舉。政府既經宣佈廢止中蘇條約，因此約而喪失的領土權益，我國當然有權收回，這項天經地義的真理，質之陰險奸詐的蘇俄政府，當也無從用其狡辯！而且外蒙古獨立問題，本有國際關係的因素在內，蘇俄的侵略立場既未變更，外蒙政府實無獨立的性能，我國撤銷其獨立，以收回權益，這是一個具有宗主權國家的正當措施，國際間自應予以支持。所以從廢約之日起，我們就有了必須收回外蒙古的責任。我國於一九五五年（民國四十四年）第十屆聯合國大會時在安全理事會投票否決外蒙古入聯合國，在法理和道義上看，是絕對正確的舉動。

我們雖然知道外蒙古是一片沙漠原野不毛之

地，人口稀少，物資缺乏，在產業和經濟的利益上，我們不能估計過高。但是這個經濟觀點，並不是對於外蒙古的正確評價。外蒙古北接蘇俄，東鄰東北，西毗新疆，南臨腹地，幅員廣闊，形勢險要，實為我國塞北重鎮。從我國歷史上看，歷代外患多來自北方，蒙古完整安定，北疆國防才可鞏固，否則就根本無國防之可言。所以外蒙古實是在我國歷史上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區域，夏和商的亡國，西周、西晉、唐、宋、明各代的滅亡，全是由於來自蒙古一帶的外患。這些歷史上的事實，豈能不令我們警惕！何況外蒙同胞驍悍成性，壯健勇敢，蒙古騎兵驍勇善戰，畜牧事業異常發達，這些乃是國家的無價之寶，在國防上具有絕對重要性。如果失去了外蒙古，就無異於是撤除了塞外的屏障，蘇俄可以旦夕入侵，暢行無阻。茲僅以空防為例，庫倫距北平不過一千六百里的航空里程，假定蘇俄空軍以庫倫為基地，每小時飛行速度為六百航空里程，只須經過二小時半即可空襲北平。再如陸地行軍，可以東西南三路分進，直搗我國腹地，形勢嚴重，更屬不可估計。蘇俄處心積慮侵略外蒙，其目的不僅在劫奪我百萬蒙胞的生命與財產，尤重在打破我國的國防門戶，企圖實現併我國的陰謀，自從共匪盤據大陸以後，秉承蘇俄意旨，與外蒙偽政權稱為兄弟盟邦，外蒙偽總理車登巴爾曾訪問北平，發表談話稱：「在偉大蘇聯的經常的無私援助，及蒙古人民的英明父親和導師史達林同志的經常的父親般的關懷下，愛好和平的蒙古人民，在發展自己國家經濟與文化的和平的創造性的勞動中

，不斷地獲得許多新的成就。中蒙兩國人民之間日益鞏固的兄弟般的友誼，是爲了兩國人民的昌盛和幸福，是爲了保衛和鞏固和平的神聖事業服務的。」等語。這篇談話赤裸裸的說明了外蒙古臣服於蘇俄的真情實況，匪首恬不知恥，還引以爲榮譽而誇耀，我們的國防重地已淪入俄寇的掌握之中，能不浩嘆！中共匪徒郭沫若又曾公開演講，聲稱匪共政權應當向外蒙政府學習，這就是準備步着外蒙古的後塵，把整個國家的領土主權奉獻給蘇俄。蘇俄計劃囊括我錦繡河山的野心，已經如願以償。我們今日正在進行反抗俄的鬥爭，不僅要消滅共匪，驅逐俄寇，光復大陸河山，營救在鐵幕中痛苦呻吟的苦難同胞，同時更必須收回我們的外蒙古，建立起我們的國防屏障，方可永保國家民族的安全。

推廣範圍來講，我們之必須收回外蒙古，不僅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國防而已，更是爲了保衛世界和平的秩序。蘇俄是一個侵略國家，他的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，奴役全人類。列寧曾經說過：「到歐洲最近的路是經由北平」，這表示他們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亞洲，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我國。這個論調有着極重要的戰略性，與日本軍閥企圖侵略世界時所抱的「欲求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東亞，欲求征服東亞必先征服中國，欲求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」的主張，如出一轍。北平是我國的故鄉，與蘇俄距離遙遠，她怎樣才能到達北平呢？是必須經過外蒙古，所以列寧的「經由北平」一語，應當詳細解釋爲「通過外蒙古，經由北平」，才算正確。依照列寧這個說法，我們要

防止蘇俄侵略世界，就必須防止牠侵略亞洲，防止牠侵略我國，防止牠侵略外蒙古。外蒙古的安全，對於世界和平關係的重要，於此可見。今日的外蒙古已被蘇俄佔領，牠果然打通了「經由北平」的路線，世界和平的基礎，已經動搖。所以我們必須認清這個危機，收回我們的外蒙古，堵住蘇俄侵略暴行的前進基地，然後世界和平乃能確保。我國是民主國家集團的一份子，有保衛世界和平的責任，必須收回外蒙古才能達成這個艱鉅的使命，自然應當全力以赴。

故國河山必歸版圖

我國的地圖，像一張美麗的秋海棠葉，這葉子上的任何一部份都是我列祖列宗慘淡經營，辛苦耕耘的遺產。外蒙古居北面的正中央，是葉子邊緣上的主要部份，其地形又自成一張完整的小型秋海棠葉，代表着我國領土全面積的縮影。有外蒙古，這張葉子是完整的，欣欣向榮的；沒有外蒙古，這張葉子便殘缺不全，萎縮凋零。我們檢閱歷史，這張葉子有着數千年光輝燦爛的生長過程。我們查看地圖，這張葉子有着美麗奇巧的外形，豐潤富裕的內質。我們有責任繼承列祖列宗的遺業，保護它，培植它，發揚它的美麗光彩，照耀在自由和平的世界之上。今天，我中華民族忍受着千辛萬苦，在荆棘叢生的道路上進行着反抗俄的鬥爭，我們的使命是偉大的，我們的路程是艱鉅的，我們的最後成功，已是隨着日月的更新而來臨。我們在反攻勝利光復大陸之後，便須積極進行收回外蒙古，我們要把青天白日的

國旗插到庫倫。我們必須將這一百六十多萬方公里的國防重地，收歸版圖，我們必須將這一百多萬蒙胞從水深火熱的鐵幕中拯救出來。我們必須

以收回外蒙古領土與主權的光榮，來洗刷當年委曲求全簽訂中蘇條約的恥辱，來把已被割裂了的美麗秋海棠葉彌補完整。這乃是我們復國建國所

必走的一條大路，也正是我中華民族在反侵略爭自由的大時代中，所應當擔負起的偉大而神聖的任務。(全文完)

成語追踪

(十五)

何 宇 白

「魚菽之祭」，謂以魚豆為祭品，言其非薄，語出「公羊傳」，以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，表示薄陋無所有。

「魚網鴻離」，喻所得非所求，有如，張網捕魚，所得者却為鴻。語出「詩經、邶風」：「魚網之設，鴻則離(罹)之。」

「魚潰鳥散」，喻慘敗，如魚鳥散亂一般。「隋書楊素傳」：「兵刃暨交，魚潰鳥散。」

「魚質龍文」，喻似是而非，如外貌似龍，實質乃魚，「抱朴子」：「魚質龍文，似是而非，遭水而喜，見鱗即悲。」

「魚麗之陣」古陣法名。「左傳」：「為魚麗之陣，先偏後伍，伍承彌縫。」因為陣形圓而微長，如羣魚相附麗進狀。

「魚龍漫衍」，戲術，語出「漢書西域傳贊」，有「漫衍魚龍角抵之戲。」它的「注」裏說，巨獸百尋叫漫衍。舍利之獸叫魚龍。以這種舍利之獸的戲法，在庭中表演，藉激水化成比目魚，藉霧障日化為八丈黃龍，出水遨遊炫耀日光。

「魚爛土崩」，喻國家內部紛亂，「荀悅漢紀列侯傳」：「百姓一亂，則魚爛土崩，奠之匡救。」

「魚爛而亡」，喻國家內部崩壞滅亡。「公羊傳」：「其言梁亡何？自亡也。其自亡奈何？魚爛而亡也。」

「魚鱗雜遝」，喻紛雜狀態。語出「史記、淮陰侯傳」一位當說客的蒯通去問韓信獻策，首先他提起天下發難反秦的狀況。說道：「俊雄豪傑，建號一呼，天下之士，雲合霧集，魚鱗雜遝，鏖至風起，當此之時，憂在亡秦而已。」

「魚鹽之中」，指販賣魚鹽之商人，語出「孟子，告子下」。說殷時的大臣膠鬲原來隱於魚鹽之中，販賣魚鹽。

「魚鹽之利」，指濱海出魚出鹽的富庶地方，「周禮，夏官，職方氏」：「東北曰幽州，其利魚鹽。」

「魚沈雁香」，喻書信斷絕。「剪燈餘話」：「兩家濶別，魚沉雁杳，音耗不聞，本謂此生無

復相見。」

「魚軒蒞止」，喻貴族夫人的車來臨。「華海花」曾有：「這日官家如此熱鬧的場面，不用說早的魚軒蒞止了。」

「魚貫而入」，謂依序而進，如魚游之先後相續。「三國志、鄧艾傳」：「將士皆攀木懸崖，魚貫而進。」

「魚魚雅雅」，喻威儀整肅，「韓愈、元和聖德詩」：「駕龍十二，魚魚雅雅。」(注)形容車輛整肅。

「魚游釜中」，喻危險迫於目前。出於「後漢書張綱傳」。以綱為廣陵太守，親自去招降張嬰等盜匪，曉以利害，嬰等受其精誠感召，良心發現，流着眼淚對綱說：「荒裔愚人，相聚偷生，若魚游釜中，喘息與間耳。今聞明府之言，乃嬰等更生之晨也。」

「魚雁常通」，謂書信往返，「宋元、次友人春別詩」：曾有「波流雲散碧天空，魚雁沉沉信不通。」之句。